新生戲劇叢書

新水滸

徐昌霖主編

尹伯休改編

新生戲劇叢書

徐昌霖主編

新水滸

尹伯休改編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印行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出版

新生戲劇叢書

新水滸

改編者 尹伯休
主編者 徐昌霖
發行者 戴行遙
發行所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重慶民族路二三四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國幣三元正
外埠另加郵運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新生戲劇叢書」總序

有人說時代是最好的試金石，那麼拿我們的演劇藝術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時代裏所立下的英勇戰績來看，演劇藝術對於我們抗戰建國的偉業的供獻，是無用我們再贅述的了。

抗戰四年來，我們的演劇藝術是最受廣大的老百姓們所歡迎的，它普遍在全國每一個城市，每一個鄉鎮；它活躍在我們的大後方，它奔馳在我們的最前線。在這建立偉大的新演劇的實踐中，全國每一個角落都在高喊着：「拿戲劇書籍來！」但是我們的出版事業呢？却遠落在全國廣大的愛好戲劇藝術的同胞們的工作熱情和進度之後，因之，許多愛好演劇藝術的同志都因爲求知慾的不能滿足而呈于苦悶狀態中，這我們的出版界在廣大的讀者前面是會感到慚愧的。「新生戲劇叢書」的刊行，我們第一個目的，便是打算在這一方面盡我們一分微薄的力量，向全國從事演劇藝術的工作者那麼火一樣的熱情學習！

「新生戲劇叢書」除了刊行較長的多幕劇外，其他便于規模較小的各戰區劇團和學校劇團上演的獨幕劇，我們也打算搜集。此外，把世界各國最優秀的不朽作品介紹到我們劇壇上

來也是。『新生戲劇叢書』的任務之一。我想這對于我們新中國的演劇的成長不會是沒有好處的。

的確，現在出版本書的困難實在太多了。後方的印刷困難、紙價飛漲，人工更駭人，聽說今天的紙價已經漲到壹百多塊錢一『令』，排工已經漲到廿五塊錢一千字，印工也漲到四十元以上，裝工更不必談了。我們相信以後的物價還是要繼續不斷的往上漲的，以後出版上的困難無疑的更會重重加多。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物質上的困難而使我們的工作停頓，我們決不能讓我們大後方的文化出版事業窒息在物價的高壓下，我們要以艱苦奮鬥的精神，配合着搶火似地動作，來戰勝一切物質上的困難。我們要出書！出書！出書！

當然，我們力量很有限，『新生戲劇叢書』的成長，還仗全國戲劇界的同志的指導與協助——這是我們最懇摯的企望。

最後，我相信新中國的演劇藝術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一定會開出燦爛的花朵，收獲到最完美的果實！

中國是要生新的！

徐昌霖

一九四一，十二，十二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

序

這部劇作，是根據谷斯範先生所著『新水滸』小說一回至十八回的一段故事，改編而成的。這部書，凡看過的都知道，原著者根本就還沒有寫完的。採取以鄭團長作爲本劇的中心人物，恰好，從一回至十八回，正可以告一個段落，以一個極其悲壯的畫面而終場。

因爲所改編的僅限於原著一部份的材料，所以最初的劇名，原想用『血灑江南』或『太平橋』的；後因叢書的編輯人，徐昌霖兄，認爲仍以保持原名較好，故劇中雖無類似『水滸』型的事跡與人物，仍名之曰『新水滸』。

改編這部東西的動機，是發生在去年春天寫完了四幕劇『兒女春秋』之後。這部小說，過去，雖曾聽見好幾位朋友說，寫的不錯，但總沒有機會一讀。『兒女春秋』完成後，繼從一位朋友處借得一本。經一夜的工夫一氣讀完，內中的幾個很戲劇化的典型人物，爲鄭團長，六師爺，張鎮長，張太太，阿七，阿七嫂，羅三爺，甚至阿喬，胡林等，都很使我喜歡而感到莫大的興趣。心想，如果能把這些人物很適當的搬上舞台，通過戲劇藝術，更形象化的將他們活現在舞台上，那一定更顯得有血有肉，將收到更多更好的效果的。

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的籌劃，雖然改編是已經完成了，而結果，却并不像理想的那樣圓滿。

經過這一次之後，使我深深感到：改編工作，實在較之創作爲難，尤其是將別人較長的

小說改編成戲劇更難。因爲小說着筆的範圍是很寬廣的，沒有什麼嚴格的時間的限制，無論人物怎樣的多，事情怎樣的瑣碎與紛繁，隨時隨地都容易去處理一搬上舞台，就沒有那樣的自由了。——既受到舞台的種種限制，却又得盡可能忠實的全盤托出原作的精髓，而且有許多地方還得加重它的戲劇性或從新將它變的更劇化起來。這樣的工作，除了僅在故事和局部的人物創造方面可以省去一些腦力外，較之完全由自己來寫一部創作，實在是要繁難得多，而且還不容易討好。

因爲自己的力量有限，這一部改編的東西，不僅說不上有一點什麼成就，並且一定還存在了不少的缺點，僅就本人直感所及，就覺得，第一，因爲太注重幾個人物個性的發展，致未能兼顧的將整個機構更充分的緊密起來，同時，有好些對白也還不够精鍊；其次，在其他次要的人物方面，爲王爾基，蘇軍醫，徐營長，宋排長之流，因爲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個性的表現，未能達到原作的那麼顯明。……

所有這一切的缺點，還望戲劇界的朋友們多多指教，以便在上演之前加以修正。

伯休卅一年四月十五日於渝。

新水滸

時　間：

民國二十七年元旦至一月十四日。

地　點：

太湖南岸湖州縣屬雙橋鎮及羅家莊，雙林等地。

登場人物：

鄭許國　三十五六歲，上校團長。

黃　傑　二十九歲，中校團附。

徐性堅　三十二三歲，少校營長。

蘇光庭　四十歲，中尉軍醫官。

宋夢雲　二十四歲，中尉排長。體弱，多情善感，狀若女子。

張得勝　二十歲，鄭團長勤務兵。左眼有品疤，嘴裏一粒金牙。健康，活潑，愛調謔。

張達誠　五十餘歲，雙橋鎮長。

張太太　近五十歲，達誠妻。

馬兆麟　約四十歲，雙橋鎮公所職員，人稱『大師爺』，別號『老水牛』，細眼，光頭皮，又黑又胖。

老　金　約四十餘歲，達誠傭人，駝背。

阿　七　三十七歲，酒店老板，紅眼皮，有點『鈍頭脾氣』。

阿七嫂　二十餘歲，阿七妻，略具姿色。

王爾基　二十三歲，中學畢業生，雙橋鎮保長，戴玳瑁邊眼鏡。

胡　林　二十四歲，木匠出身，膂黑力大，外號『活閻羅』。

阿　喬　四十五六歲，船伕，頸長，惟固執，外號『長頭頸』。

羅　豐　三十七八歲，張達誠姪女壻。人稱『羅三爺』，羅家莊鄉長，好義勇爲，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活是威儀。

何先生　六十餘歲，羅家莊一個塾師。

老　李　二十多歲，羅三爺男僕。

劉班長　三十二三歲，鄉區自衛團班長。

小寡婦　三十四歲，婆家姓王，燒餅店主，妖嬈，潑辣。

島田　三十餘歲，小鬍子，敵宣撫班長。

其他　士兵數人（衞兵甲及偵察兵在內）。

下級軍官數人。

酒客數人。

力夫數人。

路人數人（市民某在內）。

十二三歲小孩一人。

抱乳孩的婦人一人。

敵宣撫員一人。

敵兵二人。

第一幕

時間：一月一日上午。

地點：雙橋鎮岳王廟前。

登場人物：鄭團長　黃團附　張鎮長　衛兵甲　張得勝　六師爺　張太太　王爾基　阿七　阿七嫂　老金　市民某

佈景：舞台正面偏左係團本部大門，門外有石塔數級。緊接團部右側向裏斜入，係岳王廟大門。門楣上有「岳王廟」三個金字。門外不遠用門板搭成了一個演說台，台上掛着總理遺像及委座肖像，兩邊豎着黨國旗，一張着火桌擺在台口，蓋上一條床毯，擺着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

盆紙花。廟門外偏右（即舞台右前角上）有古柏一株，枝葉繁茂，全部遮去了演說台前的那個大空場。

幕啓時，衛兵甲持槍立圍部門外守衛。張得勝坐在石階上擦皮鞋，鄭團長（全武裝）與黃團附（便軍裝），則立於圍部門首右側。一個『慶祝元旦并預祝抗戰勝利大會』的白布橫額，穿在兩根竹竿上，捲着，斜立在石堦下右側角上。

鄭：黃團附！今天是抗戰後的第一個新年，這次大會的意義，不僅慶祝元旦，同時也要預祝我們的抗戰勝利，所以應該很鄭重的來舉行。現在（看看手錶）開會的時間就快到了，你得馬上去告訴大家，都把軍裝穿起來，立刻集合到會場上去，越快越好！

（黃團附還未回答出，張鎮長已從路右匆匆跑來。一望見鄭團長，忙摘下西瓜皮帽，小心翼翼的走上石堦。）

張：（膽怯的）鄭團長！是您叫我嗎？

鄭：我要你召集全鎮的民衆到岳王廟來開會，是怎麼的？

張：是，是，鄭團長！不過，呃，不過，……

鄭：（怒）不過什麼？又不是向你要糧要餉，老是做起這一付鬼扭相幹嗎？

張：呢，呢……（大胆的硬上一硬）鄭團長！你能不能担保敵機今天不來轟炸？

黃：團長！這事情得商量一下。（湊近鄭團長的耳朵，低聲的）我堅決反對你這意見，我們不能給敵人造成屠殺的機會！（回身笑着拍拍張鎮長的肩胛）老先生！你這個顧慮很對，我們應該……

鄭：（臉孔一板，嚴厲的）黃團附！我命令你，限五分鐘以內，把隊伍集合齊備，開到會場上去！鎮長！你，如果不把民衆召集起來，我就槍斃你！（氣咻咻的掉頭昂然走入團部。）

張：（驚恐的望着他去後）黃團附，我祇好辭職。再幹下去，幾根老骨頭就要保不住了。我的老婆，爲這事情，不知跟我吵過多少次。我們倆老夫妻，本來難得翻一次臉，爲了『做長』這撈什子，差不多每天都鬧翻！唉。請你替我想想吧：公事辦得好，鎮上人又說要一把火燒了我的房子；公事辦得不好，鄭團長又說要『槍斃』！唉；……

黃：（攔斷他的話頭，陪着笑臉）老先生！您的苦楚我明白。不過，大家都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張：可是，黃團附！您知道，（忿忿的，把手指往自己鼻尖上一點）槍斃，就是吃衛生丸啊！

黃：張鎮長！叫一個傳令兵爲上去通知徐營長，要他立刻把隊伍集合到會場上去，不論官兵

都一律穿軍裝！（張得勝應着下。王轉身向鄭長官）老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團長是這一種脾氣，他是張飛穿白袍，不死不肯息的。如果有二師兵，他早已大舉反攻嘉興了，即使明知會死得一個也不賸，他也不管一切，會來一下子的。您祇要看，我們從嘉興火線上退到這兒來，爲了準備打游擊，已經像老鼠藏在洞裏了，他却仍不肯換去他的軍裝，卸去那把短劍，眞有點執而不化。他是生就了這樣一種脾氣，又有什麼辦法呢？老先生！我看，您這是趕快去召集老百姓到會場上來吧，不然的話，也許他眞會來那麼一着也說不定啦！

張：怎麼一着？

黃：（笑着，把右手捏成拳頭，伸出食指，往他西瓜皮帽上一觸，嚼着嘴）咀嚓！（用力過猛，帽子觸痛了一處。）

張：（驚）吓！——他眞會槍斃我？

鄭：（在內部內，厲聲的）張得勝！張得勝！

張：（耳朵起了錯覺）呵！『張達誠』？（嚇得心裏直跳）他，他，他又叫我張達誠幹嗎！（返身急往石階下跑去。）

黃：老先生！當心摔跤！（笑着走進園部。）

（張鎮長慌亂中把斜立在那兒的橫額竹竿撞倒了。）

甲：（見黃園附進去後）站在！（跑去拉住他的黑緞馬褂袖子）喂，家裏又沒有死了人，急得這樣幹嗎？（指着橫額竹竿）拾起來！不拾起來休想走。

黃：（從門內伸出頭來，叱責的）幹什麼！幹什麼！

（衛兵甲忙撒開手，向黃敬一軍禮，自去將橫額竹竿拾起來，仍放回原處。）

（張鎮長從廟前曠場下。）

（黃園附忽視衛兵甲好一會兒才進園部去了。）

（張太太從路左經過園部門口走來，恰與從廟內走出的六師爺相遇。）

六：（叫住她）張太太！家裏有沒有麻繩？

太：（一口回絕）沒有！沒有！沒有！你這老水牛，碰到你，總沒有進賬的。

六：（眼睛一瞇）不是白要你的，張太太。在鎮公所裏可以報銷，譬如值一毛的，可以報銷兩毛。

太：（喜）喔哦！有這樣的好事情？

六：誰還騙你不成！

（張鎮長折回來，欲到廟裏去，聞聲，急走過來，嘴裏一壁罵着。）

張：六師爺！你吃了鎮公所的飯，究竟在忙些什麼？一天到晚，連你的影子都找不着！

六：我在尋麻繩啊！

張：（生氣的）尋麻繩？尋麻繩來幹嗎？是不是要上吊？

六：（受了委屈的）佈置會場用的。瞧，會場還沒有完全佈置好哩。

太：（對張）你這老糊塗，用不着你管！（回頭）六師爺！跟我去拿，粗的也有，細的也有，隨你揀。

（六師爺欲隨張太太去。）

張：（連連跺脚）六師爺！六師爺！快給我到瞭望台去撞警鐘，今天日本飛機準定來的！老金那老東西，木頭木腦，沒有用，還是你去換他下來！

六：好。回頭我就去換他下來。（又欲去。）

張：六師爺！六師爺！……

六：（停步，轉過身來。）唔？

張：（淒楚的）六師爺！飛機來時，警鐘要用足力氣敲，敲得越響越好。你可不能馬馬虎虎，六爺師，我們的性命都在你身上啊！

六：好，好，（拍着胸脯）都包在我身上！都包在我身上！

（六師爺和張太太向路左走去。）

張：（忽又想起，急忙驚叫）啊啊！慢點，慢點，六師爺，六師爺！

六：（搔着光頭皮，不耐煩的走轉來）還有什麼事啊？

張：（苦綳着一張臉）六師爺！現在，你還是先去召集老百姓來開會吧！叫我們的團丁全體出動，挨門挨戶的去給我拖，不管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只要是一個『人』，一古腦兒都給我拖到會場上來！

（六師爺只不住的搔着光頭皮。）

太：你這老發昏，賬那麼大的勁兒幹嗎？開個會究竟有多少進賬打算啊？

張：（臉孔一沉）還打什麼鬼進賬，保得住性命就算便宜了！

太：你眞是越老越昏，那麼，不開會不就得了嗎？

張：妳到說得便當！『不開會』？哼，（用手指點着自己的鼻尖）立刻就得拿我去槍斃，吃生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